

史証

张辅麟 田敬宝 著
夏芒 张岩峰

中国教育改造、日本战犯实录

ZHONG GUO JIAO YU GAI ZAO RI BEN ZHAN FAN SHI LU

第三、自分ノ罪行ニ対スル認識
 松本知事、陸方ヲ上級指揮官ト
 隊ノ機嫌内ニ立テ教養ヲ
 又、之ノ終始有言ヲシ、力ニシテアリマス。終戦後、私ハ戦争ノ罪惡ヲ持シ、日
 本帝國ノ主義ノ罪惡ニ対シ之ヲ認識セズ。從テ私ノ口ヲ犯シ、數多ノ敬重
 ナル罪行ニ対シテハ、私ノ道德的責任ハマルガ實行の責任ハایتモ考ヘテイマレタ
 然ルニ、蘇聯在留中、種々ノ試ト特ニ柳里広島カラノ通信ニ依リ、多クノ肉親ノ慘
 死ト市街ノ慘状ヲ知リマシテ、戦争ハ凡テヲ破壊スル行爲ニアリ、時ニ侵略戦争ノ罪惡ヲ
 ト罪惡トシ、認識シ、反战的觀念ヲ持ツ様ニナリマシタ。未ダ帝國ノ主義ノ本質ヲ
 深ク豫計スル之ヲ擁護スル立場ヲ持テイマシタ。此ノ認識ノ狀態ニ
 吉林人民出版社

史证

中国教育改造日本战犯实录

ZHONG GUO JIAO YU GAI ZAO RI BEN ZHAN FAN SHI LU

张辅麟 田敬宝 著
夏芒 张岩峰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证:中国教育改造日本战犯实录/张辅麟编著.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7

ISBN 7-206-04770-X

I.史… II.张… III.日本—战犯—改造—史料—中国
IV.D92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8572 号

史证——中国教育改造日本战犯实录

著 者:张辅麟 田敬宝 夏 芒 张岩峰

责任编辑:邢万生 封面设计:王宏义 责任校对:刘 军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印 刷:长春市华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45.5 字数:1000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7-206-04770-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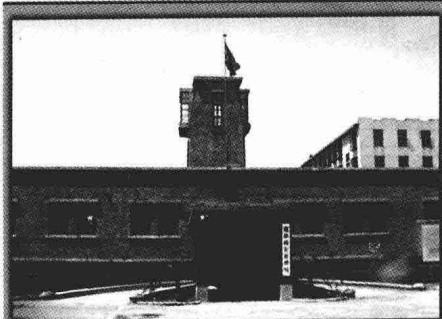
版 次:200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6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抚顺战犯管理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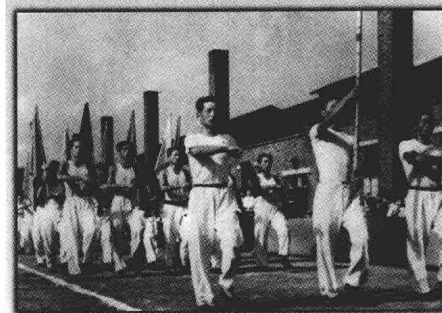
■ 战犯们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图书馆阅读报刊(一九五五年三月)



■ 中国医护人员正在护理住于抚顺战犯管理所新屯公园疗养所的患病战犯武部六藏(前伪满洲国总务厅长官)



■ 一九五五年十月，战犯们参加庆祝国庆节运动会入场式



■ 在一九五六年五一国际劳动节运动大会上，战犯们在参加着装竞走



■ 在一九五五年新年晚会上，战犯们在表演日本民间舞「八木节」



史证

中国教育改造日本战犯实录

ZHONG GUO JIAO YU GAI ZAO RI BEN ZHAN FAN SHI L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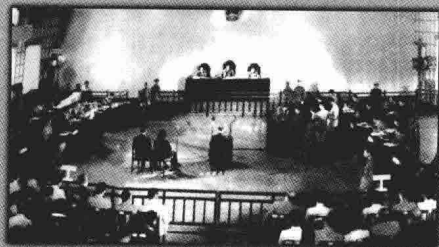
■ 战犯们在洗澡（一九五五年三月）



■ 战犯城野宏（前山西省政府补佐官、阎锡山暂编独立第十纵队司令部少将）同他的妻子、女儿会见



■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沈阳审判庭）外景



■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一九五六年六月九日至七月二十日）在辽宁省沈阳市开庭，公开审判日本战犯



■ 被免于起诉的战犯在领取免于起诉书

■ 沈阳审判庭被告席



■ 铃木启久等八名战犯在法庭受审





■ 武部六藏
在病床上接受
审判



■ 战犯藤田茂(前日军第五九
师团长)向律师交待犯罪
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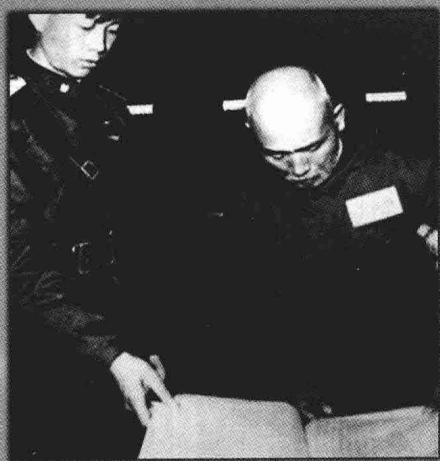
■ 武部六藏与律师交谈



■ 战犯铃木启久(前日
军第一一七师团长)
在向律师说明情况



■ 战犯上坂胜(前日军第五九师团第五三旅团长)
在看起诉书



■ 战犯跪在地上，要求法
庭处以死刑，以向被害
人谢罪



史证

中国教育改造日本战犯实录

ZHONG GUO JIAO YU GAI ZAO RI BEN ZHAN FAN SHI LU



■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审判长袁光少将在宣读判决书



■ 一九五六年夏，接送日本战犯的日籍轮船“兴安丸”在天津塘沽港起锚时，小山一郎代表获释的战犯宣读致中国人民和政府的感谢辞



■ 「中归联」干部：会长藤田茂（左上）、会长富永正三（右上）、副会长国友俊太郎（左下）、副会长大河原孝一（右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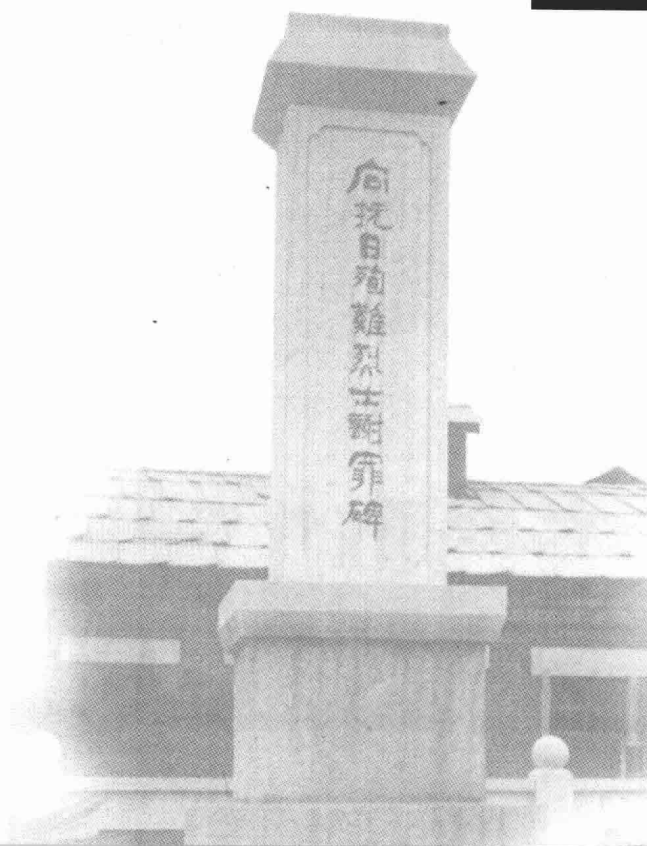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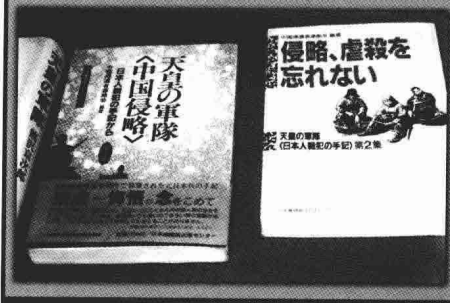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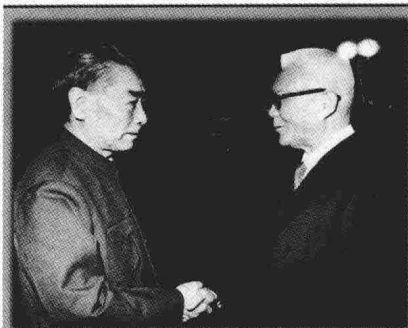
■ 「中归联」集会演讲，反对日本当局向海外派兵

■ 「中归联」会员高桥哲郎代表原军人向日本政府提交抗议书，抗议政府屈从美国向伊拉克派出自卫队



■ 日本战犯归国后撰写了几十部自白式战争手记，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罪行，这是其中的两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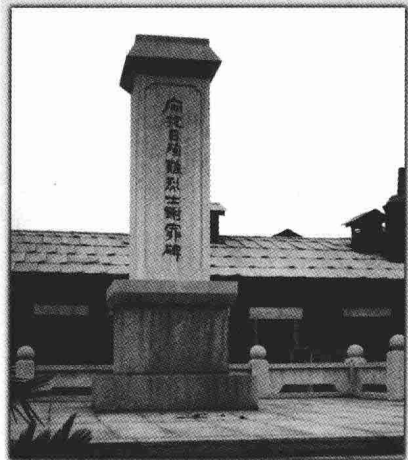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九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同来访的「中归联」会长藤田茂亲切握手



■「中归联」会长藤田茂向中日友好协会会长郭沫若赠送碑文（一九六五年）



■「中归联」全国大会（一九八六年十月十九日至二十日）



■「中归联」会员捐资修建的「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碑」（坐落于抚顺战犯管理所院内）



■前日军七三一细菌部队实验室供水设施残迹（中国哈尔滨市郊），新井利男摄影



■日军枪杀中国抗日人民（土屋芳雄提供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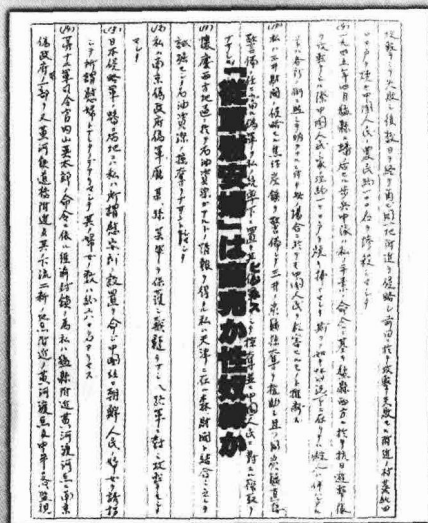
史证

中国教育改造日本战犯实录

ZHONG GUO JIAO YU GAI ZAO RI BEN ZHAN FAN SHI L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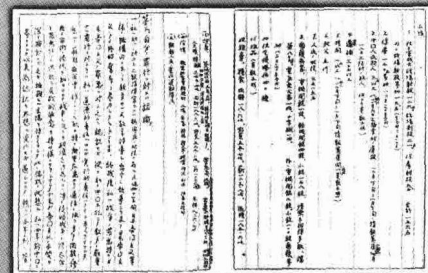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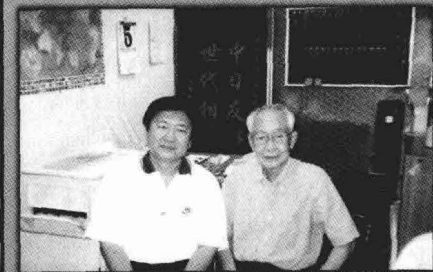
■ 这是一九四二年九月被日军绑架而沦为日军慰安妇的中国山西省孟县西烟镇北村妇女李秀梅。一九五五年八月，她曾去日本起诉日军绑架她充当性奴隶的罪行，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和赔偿损失（新井利男摄影）。



■ 《中归联》季刊第五号专题「随军慰安妇是商品交易还是性奴隶？」图片是铃木启久的自供，其中第十三条说，在日军驻地，他奉命设置慰安所，诱拐了六十名中国和朝鲜妇女充当日军慰安妇。

「中归联」机关刊 《中归联》季刊

■ 本书作者张岩峰同日本「中归联」事务局长高桥哲郎（右）合影。
二〇〇三年九月九日于日本东京
「中归联」本部



■ 藤田茂关于侵华罪行的自供



■ 《中归联》季刊第十六期（二〇〇一年春）藤田茂特集的两页



（本书所载照片，除署名者外，由中国中央档案馆、抚顺战犯管理所和日本《中归联》提供）

序 言

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60 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 周年,也是我国东北在日本军国主义统治下光复的 60 周年。《史证——中国教育改造日本战犯实录》的出版,是值得关注的。

“历史是现在跟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是理解现在的一把钥匙。”(英·爱德华《历史是什么》)在历史的回音壁再次提醒人们回顾过去的时候,这种回顾总是与反思相伴。当世人为上个世纪人类创造了无与伦比的文明成果而欣喜的同时,也憎恨上个世纪前半叶发生的给人类带来哀伤和苦难的残酷战争。为了彻底清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也为了熨平战争给中日两国人民造成的心灵创痕,对于那场战争所派生的各种问题,一直是中日关系史的学者们研究的课题,新中国改造、审判和释放日本侵华战争罪犯的事件,即是其中之一。本书的出版便是这一课题研究的成果,它以翔实、丰富的史料揭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实,并由此来观照现在进行历史的反思,是一部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的著作。

二战后,前苏联将 1000 余名日本侵华战争罪犯交由中国政府处理。由日本军国主义培养起来的这些恶魔式的战争狂人,是怎样艰难曲折地走上悔罪、反省、自新之路的?又是怎样转变为服膺真理的和平卫士的?为什么归国后坚持不渝地为捍卫日本“和平宪法”、为中日友好而奋斗?破解这一问题,对当今巩固和发展中日友好关系乃至保卫地区与世界和平,都给今人以深刻的启示。

由于特定的历史因素,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罪责始终未得到彻底清算,仍存在着军国主义复活和滋生的土壤。有关资料表明,在日本,军国主义沉渣正在泛起,旧的右翼势力恢复的同时新的右翼势力也不断产生,他们歪曲历史,散布否认侵略战争罪责的各种谰言,规模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活动越来越嚣张。自上个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呈现出一些新特点:知识界右倾化,企业财团成为右翼组织的经济后援,从分散走向联合,政界人士加入……事实说明,日本当局谋求成为军事大国、政治右翼化步伐在加快,这不能不让我们保持高度警惕。

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这是时代的潮流。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是世界上两个重要国家。中日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心愿和根本利益,而且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勿庸讳言,其障

碍便是日本当局能否正确对待曾给中日两国人民都带来灾难的历史。本书从教育、审判、释放日本战犯的过程,说明了中国政府和人民一贯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态度,致力于构筑中日友好大厦。同时,通过展示归国的日本战犯在反省自己战争罪责的基础上积极从事促进日中友好的各种活动,说明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是真挚和永恒的。中日永不再战,要世代友好下去,这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心声。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本书以战犯自述的屠杀、残害中国人民的大量事实,再现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帮助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了解中国苦难的过去,从而激发我们的民族精神和爱国热情。孱弱属于过去,今日之中国,再也不是刀俎之上任人宰割的羔羊了。中国人民以辉煌的奋斗业绩和骄人的建设成就,赢得了应有的尊严。让我们永远不忘历史,倍加珍惜现在,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本书作者,以史学工作者的良知,本着极其认真的科学态度,查阅了上百卷历史档案和近百万字的日文资料,以纪实的手法,条分缕析,耗时三年写成此书。相信,它的出版将会引起国内外的良好反响。

谷 长 春

(原中共吉林省委副书记、原省人大副主任)

2005 年春于吉林长春寓所

历史在诉说……

(自序)

历史是一面镜子。

人类的战争史,更是一面色彩斑驳的多棱镜。

在这些镜子面前,历史学家们书写着过去,着眼点却在未来。

本书记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中国和日本关系史中的一页化敌为友的往事,即中国对日本侵华战争中的战争犯罪分子进行教育改造并帮助他们走上新生之路的一段真实的历史。

1950年,前苏联政府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俘虏的日本侵华战犯969名移交给刚诞生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批战犯被关押于辽宁省抚顺战犯管理所。另外,在中国解放战争中,中国人民解放军也俘虏了一批在日本投降后“残留”于中国山西省的侵华战犯,共140人,关押于山西省太原战犯管理所。两处合计1109名(后有死亡者)。这批日本战犯,经过6年的教育改造,绝大多数人都诚心认罪、悔罪,表现良好。1956年,中国在沈阳和太原分别设立特别军事法庭,对这批日本战犯进行公开审理。将其中的绝大多数人“免于起诉、立即释放”;仅对其中45名罪行特别严重的犯罪分子,分别判处了13—20年的不同刑期。刑期计算从在前苏联被关押之日算起,关押一日抵一日刑期。处刑的罪犯在服刑期间如表现良好,可以提前释放。这样,至1964年,最后几名战犯也返回日本,开始新的生活。回国后,这千余名日本战犯自动组织起“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开展反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揭露侵华战争罪行、促进日本走和平发展道路、维护和发展中日友好等多项活动,在日本社会引起强烈反响,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为中日人民友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本书所记叙的,就是这批日本战犯从1950年被移交到中国开始接受教育改造,直至他们归国后于2002年其组织“中归联”宣告解散,其间52年的曲折经历与巨大变化的历史。这段历史,是中国人民伟大人道主义政策的一曲颂歌,是沈阳、太原法庭创造的国际战争罪法审判奇迹的光辉记录,是日本战犯由战争狂人转化为和平卫士的历史过程的生动再现,是中日两国人民销泯仇怨、重修友好的令人无法忘怀的动情篇章。

全书分为三卷:

“改造篇”:记叙的是在中国政府“以德报怨”的人道主义政策关怀下,日本战犯怎样挣脱军国主义思想枷锁、由战争魔鬼转化为正常的人、由兽性恢复人性的艰苦曲折历程。

这里,有众多鲜为人知的史实:对曾经杀人如麻、作恶多端的日本战犯,中国政府为什么会高瞻远瞩地作出“一个不杀”的英明决策;当年关押中国抗日志士的监狱,为什么会成为日本战犯走向新生的课堂;昔日的帝国将军、政务高官、特务头子,在闹监、斗法后,怎样认罪服输,脱掉了那件沾满血腥气的“法西斯斗篷”……

这里,处处闪耀着人道主义的光辉:同日本战犯有着杀亲之仇的中国管教人员,主动将自己宝贵的鲜血输入患病的日本战犯的身体;作为阶下囚的日本战犯,其饮食标准远高出中国管教人员;患病的日本战犯能够享用当年绝大多数中国人都难以得到的进口贵重药品;对患重病的日本战犯设置专职护理人员,照顾得比亲人还周到;在长达6年的教育改造活动中,日本战犯从未从中国管教人员口中听到一句侮辱性的语言,从未被中国管教人员触动过一寸皮肉;中国管教人员对日本战犯的私人财物秋毫无犯,甚至连为其镶牙时拔掉的、已为战犯本人忘记的金牙,也在释放时交还本人……

“审判篇”:记叙的是在对日本战犯的审判过程中,中国政府为什么对绝大多数日本战犯实行宽大释放;对极少数罪行特别严重的战犯又是怎样严格地依法侦讯、依法审判、依法量刑,从而使日本战犯个个诚心认罪服法的历史过程。这里,也有许多撼人心旌的往事:

中国侦讯人员同日本战犯为什么会同样举起“国际法”这一锐利武器,进行了一场反复的殊死较量?

当日本战犯在认罪的门槛前犹豫彷徨、灵魂不能自拔、甚至有人企图自杀时,中国的侦讯和管教人员怎样为他们开启了思想的天窗,帮助他们走上自新之路,挽救了战犯的生命?

当中国法庭宣布对1千余名日本战犯“免于起诉、立即释放”时,威严肃穆的军事法庭怎样变成了喜极而泣的激情海洋?

当中国军事法庭让犯有重罪 of 日本战犯作法庭最后陈述时,日本战犯为什么人人都当庭痛悔、长跪谢罪、痛哭不已、请求重罚,出现战犯审判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奇观?

“新生篇”:记叙的是日本战犯归国后,在自己的组织“中归联”领导下,高举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坚持日中友好的旗帜,不畏艰险、英勇奋斗的历程。其中,感人的事例层出不穷:

在揭露侵华战争罪恶、抨击复活军国主义逆流的斗争中,“中归联”会员背负着“国贼”、“叛徒”、“被洗脑”的骂名,以非凡的勇气在公众面前宣称:我就是当年效忠天皇、用中国人作活靶训练新兵的帝国将军!我就是当年用中国人作活体细菌实验的共犯!我曾是一个丧失人性的强奸犯!他们不畏政治迫害,不计亲友疏远,不顾年迈多病,将自己当年在侵华战争中的残暴罪行作出自白,或诉诸笔端,或搬上银幕,以永久性地昭示后人:要为和平而奋斗!

“中归联”会员直面日本天皇和政府首脑,义正词严地追究日本天皇和日本政府当年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他们向天皇质问:当年,我们誓死为你效忠,犯下了战争罪行;今天,我们已经为自己的罪行承担了责任。你作为当年的陆海空军最高军事统帅,为什么反而不肯为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负责?他们向日本政府当政者质问:你们为什么要大力发展军备?要向海外派兵?要美化天皇?要通过历史教科书篡改侵略历史?要以

总理大臣名义参拜靖国神社？要重新颁发“金鵄勋章”？要把“日之丸”、《君之代》正式定为国旗、国歌？……难道你们还要重蹈田中义一、东条英机发动侵略战争的覆辙吗？

“中归联”会员为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为促进中日人民世代友好而多方奔走、至死不渝。他们多次派代表团访问中国，向日本人民介绍中国。他们同中国国家领导人会见时，如同故友重逢，推心置腹，毫无芥蒂。“中归联”首任会长藤田茂于耄耋之年，竟两次向周恩来总理发愿：为了日中友好，我要活一百岁。他还携带儿孙访华，指着小孙子说：这是日中友好的接班人！

“中归联”会员把中国称作“第二故乡”，把抚顺战犯管理所叫作“再生之地”，其梦牵魂萦的“中国情结”令人感动：有人将从中国带回日本的中国花籽在庭院栽种，让日本土地上永远开出日中友谊之花；有人将从中国战犯管理所院内带回的一抔黄土供奉于家中佛像前，要与之相伴终生；有人将中国管教人员赠送的中国筷子珍藏，以为永久的纪念；一位“中归联”会员的母亲，让儿子睡觉时，要永远头朝中国，以示感激之情……

这一件件“化干戈为玉帛”、“化腐朽为神奇”的故事，铸造出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战争狂人转变为和平卫士，昔日生死拼杀的仇敌转化为今天相互信赖的朋友。

于是，中国政府教育改造日本战犯的成功范例在世界传扬。有人赞叹：这是震撼世界历史的奇迹！有人评论：这是以德报怨的伟大人道主义的胜利！有人剖析：这是中国人民向日本人民伸出的友谊之手……

但是，在中国宽大释放日本战犯时，世界仍处于冷战时期。不同社会制度的对立，不同意识形态的论争，不同价值观的碰撞，异常激烈。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对同一事件存在着截然相反的评价。在日本进步人士对中国宽大释放日本战犯表示欢迎和赞赏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刺耳的声音：将日本战犯对侵华战争的谢罪态度，攻击为“千人一色的总忏悔”；将日本战犯揭露日本侵华战争罪行的行为，攻击为“自虐”，“是日本人反对日本人”；对日本战犯本人，则污蔑其为“被中共洗脑的分子”、“赤化分子”、“中共的代理人”，是“国贼”、是“叛徒”等等。

尽管评价不同，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这就是史实的客观存在。中国教育改造这批日本战犯获得成功是一个客观历史存在，这批日本战犯归国后成为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同样是一个客观历史存在。不论什么人给这一历史客观存在泼上多少污水，都无法掩盖这一历史客观存在所放射出的真理的光芒。

这一客观历史存在所揭示的真理就是：在世界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不能建立在侵略、掠夺、剥削、压迫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基础之上。侵略、掠夺、剥削、压迫，只能制造仇恨、积累仇恨，形成以血还血、以牙还牙、怨冤相报的恶性循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不同意识形态、不同价值观、不同文化传统的民族，只有和平共处、求同存异、采长补短、互通有无、互利互信，才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曾经敌对的国家 and 民族，只要彼此恪守这一人类社会进步的法则，就会化敌为友，共享和平。被中国宽大释放的日本战犯，正是认识到这一真理，认识到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才转而反对侵略战争，成为坚定的和平卫士，成为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

遗憾的是，这批归国日本战犯的梦想未能如愿。作为这批归国战犯的组织“中归

联”，从1957年创立至2002年解散，其间走过了风风雨雨的45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会员们始终坚守着反对日本复活军国主义、揭露侵略战争罪恶、促进日本走和平发展道路、维护日中人民世代友好的鲜明立场，同日本的军国主义残余势力与右翼势力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他们希望看到一个走和平发展道路、同世界各国和平相处、同中国人民世代友好的日本。但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未能看到这一天，不得不带着终身遗憾而离世；而在世无几的会员，在“中归联”宣布解散时，也已步入耄耋之年，难有从事各项活动的 ability 了。他们只有将自己的愿望和梦想，留给自己的接班人——“抚顺奇迹继承会”。

“中归联”的梦想失落，其根源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日本社会的一个痼疾。这个痼疾，就是军国主义。

战后的日本，始终未能清除军国主义滋生的社会土壤，这就为军国主义复活留下了种种祸根。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中、苏、美、英、法等为代表的反法西斯同盟国战胜了以德、日、意为代表的法西斯轴心国。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尔后，以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为首的美国40余万军队占领日本。由于其他同盟国只有象征性的极少量部队进驻日本，因而美军司令也就是盟军最高司令，同盟国的活动基本上处于美国操纵之下。不久，同盟国设立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以东条英机为首的28名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公开审判，分别处以绞刑和徒刑。对于战后日本的建国方针，则依据《波茨坦公告》的规定和精神，在日本实行“非军事化政策”，并制定了《日本国宪法》。该宪法明确规定：日本是一个非武装国家，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因此，这部宪法也被称为“和平宪法”。在美军占领日本初期，在各同盟国的共同努力下，美国占领军实行了一些铲除日本军国主义的措施，如解除日军武装、解散军事机构、废除军事法令、禁止武器生产、解散法西斯团体、不允许军国主义骨干分子担任公职、制裁战犯等等。但是，随着战后美国霸权主义野心的膨胀，随着世界各国民主运动的高涨，特别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和中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美国开始实行新的全球战略，抛出“杜鲁门主义”，采取了镇压各国人民革命斗争和敌视社会主义的“冷战”政策。对日本的政策，也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向，由建立民主化日本的初衷变为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对抗苏联和中国的方针。其基点，就是把日本变成亚洲的“反共堡垒”，变为美国在远东的军事基地和战争后勤供应基地。于是，便在日本实施了一整套反动政策和措施。如：（一）保留了日本的天皇制。美国不顾中、苏等国的反对，先是让天皇裕仁发表“人间宣言”，使其免于被追究战争责任；继而依仗其权势硬将“天皇制”纳入日本宪法。在《日本国宪法》中明确规定：“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这就使战后的日本仍沿袭战前军国主义的基本政治体制。（二）无理释放和保护日本战犯。1950年，美军下令释放所有的日本在押战犯，甚至对名恶全球的细菌战战犯——“731部队”司令官，也以“提供细菌战研究成果”的秘密为交易条件，而不予起诉；稍后，又撤销军国主义分子不准就任公职的禁令，使大批军国主义骨干分子和被释的战犯，重新进入日本的军政各界，执掌了日本的军政大权。（三）原来解散垄断财团的决定不了了之，使当年支撑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国防族”垄断财团毫发

未损。这就保留了军国主义时代的社会经济基础。(四)通过军事同盟,将日本紧紧拴在美国“冷战”政策的战车上,使日本成为美国在亚洲反共反华的马前卒。1950年,美国发动针对朝鲜和新中国的战争,即朝鲜战争,就是以日本国土作为战略基地与战争后勤供应基地。1951年,美国抛开新中国,同其盟国与日本签订《对日和平条约》,宣布解除对日战争状态,承认日本独立;同时签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获得美军在日本设立陆海空三军军事基地的权利,负责保卫日本安全,日本则承担相关安全义务。这样,日本就成为美国安插在远东的一个军事警察。

作为这一切反动政策的政治表现,就是甲级战犯岸信介,竟能在日本连续组织政府内阁,连任首相,肆无忌惮地推行一系列反动政策。在侵华战争期间,岸信介曾在伪“满洲国”(中国东北)担任产业部次长,兼任总务厅次长,被称为“满洲之妖”;后来,担任日本头号甲级战犯东条英机内阁的商工大臣、军需大臣,是属于侵略战争的组织和指导者的最高决策层的人物。战后在“东京审判”期间被定为甲级战犯而入狱。1948年被美军释放。此后即活跃于日本政坛,组织政党,并于1956年登上日本最大的保守党——自民党总裁的宝座。不久,又两次担任内阁首相。在他的内阁成员和高级官吏中,有半数是战后曾被清洗过的军国主义分子。这就难怪他上台伊始,就露骨地推行一系列反动政策了。他积极追随美国的反共反华冷战政策,镇压日本国内的反美爱国运动,公开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修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大力发展日本的军事力量,极力想把日本推向军国主义老路。他甚至公然叫嚷:“台湾和朝鲜对于日本的安全是绝对必要的。”这同当年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所谓的“满蒙是日本帝国的生命线”如出一辙。

战后半个多世纪的日本政坛,除了其中一届政府内阁是几党联合执政外,基本上是由自民党独掌大权;而其政治走向,基本上又是沿袭岸信介内阁的老路。尽管自民党内也有派系之争,内外政策上有鸽派鹰派之别,如田中角荣首相相对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功不可没,但历届绝大多数内阁对复活军国主义的逆流,都采取了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甚至加以纵容和支持。从时间发展上说,20世纪8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长,日本当局施政的右倾化逐步抬头;进入20世纪90年代,日本当局的右倾化则更为加剧。从表现内容来看,政策方面一些军国主义色彩极浓的政府法案的出台,军事方面一系列向战略进攻型国防体制逼进的措施的推行,经济方面“国防族”垄断财团对政府的影响与控制的明显强化,文化方面对反战和平主张的全面攻击与“围剿”等等,都是政府右倾化加剧的表现。这里,难于对其复活军国主义的表现一一列出,只能举其要者,略窥一斑:

第一,日本当局对国内反对“日美安保条约”和重新武装日本的群众运动,一直采取坚决镇压的措施。如,1961年,日本当局对反对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赴日签订新的《日美安保条约》的群众示威活动,就采取了逮捕群众、关押辩护律师的镇压手段。

第二,台上台下的日本政要,多次公开发表为侵华战争历史翻案的谰言。有相当人数的日本政要,对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罪行,不仅从未进行过真诚的反省,反而在台上公然为侵华历史翻案,为“大东亚战争”涂脂抹粉。从政府内阁大臣到内阁首相,从众议员到参议员,从地方高级官吏到走下政坛后担任政治社团首脑的前政府高官,此类言

论层出不穷,纷纷扬扬,形成一股其势汹汹的逆流。曾先后担任过不同内阁大臣的藤尾正行、担任过内阁国土厅长官的奥野诚亮、担任过众议院法务委员的龟井静香、担任过参议员和众议员的玉置和郎、众议员山中贞则、参议员板垣正、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等等,都是一些代表性人物。他们或者否认对中国发动的战争是“侵略战争”,或者把“大东亚战争”说成是“圣战”,是“自存自卫”的战争,是“解放亚洲殖民地”的战争;更有甚者,竟然攻击中国虚构了“南京大屠杀”,中国抗议日本歪曲侵略历史是“干涉日本内政”等等。当政者在台上时的公然翻案,台下时的信口雌黄,都在表明这样一个事实:他们的灵魂仍然是军国主义的灵魂,他们的立场仍然是军国主义的立场。

第三,日本当局政要,一再参拜靖国神社,为军国主义招魂。战后,数届政府内阁首相及内阁成员,以至大批参议员、众议员,蓄意伤害被侵略国家的民族尊严与民族情感,公然以公职身份参拜供奉有日本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1951年,日本内阁首相吉田茂首先打破不准政府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禁令。1985年8月,内阁首相中曾根康弘,公然以首相身份率领内阁成员和自民党议员集体参拜靖国神社,开创了政府首脑率阁员集体为侵略战争罪犯招魂的恶劣先例。1996年7月19日,内阁首相桥本龙太郎紧步中曾根首相的后尘参拜靖国神社,并特意在登记簿上留下“总理大臣”的头衔。内阁首相小泉纯一郎,更是一意孤行。于2001年8月13日、2002年4月21日、2003年1月14日和2004年1月1日,先后4次参拜靖国神社,并一再宣扬,他要一直坚定地继续参拜靖国神社。这显然是在向被侵略国家进行政治挑衅,是在公然为侵略历史翻案,以推卸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责任。

第四,日本文部省一再通过含有歪曲、篡改日本侵略历史内容的中小学教科书,为日本侵略历史翻案。作为管理国家文化教育的最高权力机关日本文部省,从1948年开始,就多次提出,要修改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有关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内容。以后,每隔4年,在审定新一轮的历史教科书之际,正直的历史学家与反映军国主义残余势力观点的右翼学者,几乎都要爆发一次激烈争论。正直的历史学家坚持应将日本近代向外侵略扩张的真实历史告诉后代,以吸取历史教训;军国主义残余势力与右翼学者则一再鼓噪,要删掉历史教科书中有关日本向外侵略扩张、进行“战争反省”等内容,如:删掉有关“侵略”的内容和“侵略”的字样,删掉有关日军“随军慰安妇”、“南京大屠杀”、“三光政策”等内容;篡改“9·18事变”、“卢沟桥事变”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将日本侵略中国的阴谋反诬是由中国制造的;等等。1982年,就是有名的“侵略”与“进入”之争。右翼分子编写的历史教科书,删掉和篡改了有关“侵略”的内容,将无法回避“侵略”的地方,则将“侵略”一律改为“进入”。此次修改历史教科书事件,在日本国内外引起轩然大波。中国、韩国等当年被侵略国家都提出严重抗议与国际交涉。

在历次有关历史教科书的篡改与反篡改的斗争中,作为代表国家权力的文部省,表面上模棱两可,实际上却多次审定通过了篡改日本侵略历史真相的教科书。前不久,又一次通过了右翼分子编纂的所谓“新历史教科书”,向青少年进行“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与“皇国史观”教育。这无疑是在向日本青少年灌输军国主义毒素,如不改弦更张,必将给日本民族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第五,美化天皇,为天皇发动侵略战争开脱罪责。“二战”时期,日本天皇裕仁是日